

大学语文

学习指导

杨建波〇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大学语文学学习指导

主编 杨建波

副主编 刘颖 余兰兰 毕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语文学习指导/杨建波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ISBN 7-301-07996-6

I . 大… II . 杨… III . 汉语-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6807 号

书 名: 大学语文学习指导

著作责任者: 杨建波 主编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996-6/H·124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34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11.625 印张 335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前　　言

由湖北大学文学院杨建波教授主编,二十多位高校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专家学者和教师参与编写的《大学语文》教材,于2002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已被多所高校采用为“大学语文”课程的教材。该教材面世以来,已修订重印了多次。它立足传统教材而又超越传统教材的内容与形式,获得了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欢迎。

在教材使用的过程中,不断有教师提出希望能有与教材相配套的教学指导用书。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进一步推动“大学语文”的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提高“大学语文”教师的师资水平,我们编写了这本独具特色的《大学语文学习指导》。目前,市面上通行的与大学语文教材配套的教学用书大致为两类:一类为作品讲析(赏析)型,一类为专业资料或作家集评型。这两类教学用书各有特点,但讲析型用书停留在对单篇文章的讲析上,缺乏必要的理论性与应用的学术性,对教师总体水平的提高没有太大的意义;专业资料型则专业性过强,资料烦琐,与“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对象(非中文专业学生)、目的和特点不够吻合。

《大学语文学习指导》则是在总结以上两类书的优缺点的基础上编写的。其指导思想是希望既能从宏观上提高“大学语文”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总体业务水平,又能为具体篇目的教学提供帮助。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学术性与资料性相结合,具有一定理论色彩与研究性质是《大学语文学习指导》的特点。所谓宏观与微观结合,就是既高屋建瓴从宏观的视角把握作家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文化背景以及相应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关系,又从微观上审视作家个人的生平经历、个性气质、思想倾向及与其文学创作之间关系,并对教材中所选录的具体作品作简明精要的分析评述。所谓学术性

与资料性相结合，就是每篇文章既对作家作品作较深入的专题研究，又尽可能详实准确地提供作家有关的信息资料。全书既有理性分析，又有感性领悟，点面结合，经纬交织，是一本很实用的教学指导手册。

目 录

《诗经》评介	邓先正 刘赛(1)
老子与《道德经》	杨建波(8)
见事见人 有事有因	
——谈《左传》的宏观思维	邓先正(15)
《庄子》的哲学思想与文学意义	杨建波(21)
屈原与《离骚》	刘 赛(28)
《礼记》及其大同理想	刘 赛(40)
干宝和他的《搜神记》	杨建波(47)
王维和他的诗歌创作	郭尚珍(55)
求仕与求仙	
——李白的功名意识与道教信仰	杨建波(67)
韩愈及其作品	李 蓉(74)
香山居士白居易	杨建波(82)
晚唐诗人李商隐	郭尚珍 杨建波(93)
柳永及其词作	童何飞(103)
从道家的角度解读苏轼	杨建波(113)
论辛弃疾及其词	徐汉明(127)
辛派先驱张孝祥	李 蓉(140)
论陆游及其创作	李 蓉(146)
万花丛里马神仙	
——论马致远的杂剧与散曲	余兰兰(153)
山容水意 别是一种趣味	
——论袁宏道的山水小品	余兰兰(163)
凄清落寞的人生 狂放诡幻的传奇	
——略论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韩 晓(172)

两汉乐府民歌	寥 昕(182)
汤显祖与《牡丹亭》	徐 坤(192)
冯梦龙与三言	志 翔(201)
《湖心亭看雪》赏析	彭 建(211)
巴金与他的两篇散文	杨建波(215)
农民作家赵树理	徐江涛 吴满珍(228)
余秋雨及其文化大散文	徐江涛 吴满珍(237)
从歌者到思者的行旅	
——张承志文学现象评说	梁艳萍(243)
一弯新月为谁低吟	
——“新月诗人”徐志摩	张 玲(253)
“缘缘堂”的魅力	
——丰子恺其人其画其文	志 翔(262)
在麻将声中品味世态人情	毕 耕(272)
美丽而忧伤的咏唱	
——简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审美文化意蕴	刘 颖(279)
王蒙创作简论	池周平(294)
时代的灵魂 人文的歌者	
——论莎士比亚及其剧作	余兰兰(304)
为自由、理想而吟唱的诗人	
——普希金诗歌评说	毕 耕(312)
简论雨果	余迎胜(318)
语言视角中的中国文学三题	林久贵 江 斌(326)
从组合看当代汉语语法的变化	曾祥喜(337)
大学语文的理论教育模式	杨建波(352)
大学语文的情感育人功能	杨建波(358)

《诗经》评介

邓先正 刘 赛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最初称《诗》或《诗三百》，因汉代学者奉之为经典，这才称作《诗经》。它共收入自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 305 篇，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 15 国风，计 160 篇；雅有小雅 74 篇、大雅 31 篇；颂有周颂、鲁颂、商颂，计 40 篇。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风是周代生活在大约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一带的人民所创作的土风歌谣。《诗经》现在看来是一部诗集，其实本来是一部乐歌总集，三百零五篇诗全部是配乐演唱的乐歌。随着诗乐分离，流传保存下来就是作为歌之內容的诗句了。

《诗经》历经秦始皇焚书之祸，汉时传授《诗经》的有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苌四家。前二者取其国名，后二者取其姓氏，简称齐、鲁、韩、毛四家。毛苌师承毛亨，他传授《诗经》，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其余三家则称今文。东汉儒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注后，毛诗大行。魏晋以后，鲁、齐、韩三家诗逐渐亡佚，韩诗仅存《韩诗外传》，而毛诗则独行于世。历来对毛诗诠释的著作甚多。较著名的有唐孔颖达取毛亨传、郑玄笺而作的《毛诗正义》，宋欧阳修的《毛诗本义》、朱熹的《诗集传》。其中朱熹的《诗集传》影响较大。

《诗经》的题材内容非常广泛，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气等等，都有形象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婚姻爱情诗、战争徭役诗、怨刺诗、农事诗、祭祖颂歌和

史诗、燕飨诗。

反映婚姻爱情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主要集中在国风里，而《郑风》、《卫风》的情诗最为有名。这些作品不仅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反映了上自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的恋爱、婚姻状况，而且均“发乎情”，是“民之性”的表现，不论是“男悦女之词”，还是“女惑男之语”；不论是托物言志，吟咏性情，莫不出自心田，情真意挚，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和不朽的价值。

《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有热烈奔放的情歌。这类作品有的着力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意中人的急切思念。《周南·关雎》描绘一个“君子”梦想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窈窕淑女”，他为此“寤寐求之”，以致“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对这样的“窈窕淑女”，他多么希望能“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追求，不可谓不大胆；思念，不可谓不真切。有的描绘热恋时的情态和歌颂爱情的幸福与甜蜜。《邶风·静女》，既写“俟我于城隅”的“静”而“其姝”之女，由于“爱而不见”，而使我“搔首踟蹰”，再现了热恋时约会的情景，揭示了“我”的心态，又写了“静”而“其娈”之女“贻我彤管”“自牧归荑”，而使我移情于物，分外珍惜“彤管”和“荑”，并为此感到分外幸福和甜蜜。《郑风·风雨》既描绘了抒情女主人公在“风雨凄凄”、“风雨潇潇”、“风雨如晦”、“鸡鸣喈喈”、“鸡鸣胶胶”、“鸡鸣不已”的时候“既见君子”的特定情景，更表达了女主人公“既见君子”的“云胡不夷”、“云胡不瘳”、“云胡不喜”而抑郁苦闷为之全消，立即喜出望外的思想感情。女主人公正在翘首企踵、望眼欲穿，而她的情人果然顶风冒雨、不避艰难而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的激动、她的喜悦自然是无法抑制的啊。《郑风·野有蔓草》描绘“我”与“青扬婉兮”、“婉如清扬”的“有美一人”邂逅相遇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零露瀼瀼”的野田草露之间的情景，抒发了“适我愿兮”、“与子偕臧”的心情。

婚姻爱情诗作另有深沉执著的恋歌。这类作品着重描写人物对爱情坚贞专一。《王风·采葛》的主人公，因爱情的忠实、专一，思念之深、思情之浓郁，以致未久而似久，竟有“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的真切感受。《卫风·木瓜》

的主人公与对方心心相印,为了“永以为好”,尽管对方投给我的只是“木瓜”、“木桃”、“木李”,但我却“报之以琼琚”、“琼璠”、“琼玖”。《郑风·出其东门》是诗人忠于爱情、坚贞不渝的自白。诗人“出其东门”“出其闉闔”,虽然“有女如云”、“有女如荼”,既美且众,但皆“匪我思存”、“匪我思且”始终占据我的心田,且“聊可与娱”的,只有那一位“缟衣綦巾”、“缟衣茹藘”的心上人,她的地位是任何女子也不能取代的。本教材所选的《秦风·蒹葭》是一首知名度很高又很特殊的爱情诗。《毛诗序》认为是“刺襄公”“未能用周礼”,朱熹《诗集传》认为“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惜招隐难致也”。近人或认为此诗“是怀念友人的一首歌”,而更多的人认为此诗“是一首情歌”。其实,伊人所指是不定的(我们当然可以把他看作是情人),我们很难确定它究竟是招隐还是怀春甚或只是追求一种人生理想或人生境界,只觉得它百读不厌。如果把“在水一方”视作一种象征,它就涵容了世间各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境遇。这样,人才难得、情人难觅的惆怅乃至前途渺茫、理想不能实现的失望等心灵回响都可以在此诗中得到感应。而“望穿秋水”和“秋水伊人”也因此具有了普遍的含义。诗篇没有采用惯用的比兴手法,而是用“叙物以言情”的赋体来写景和抒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是主人公渴望会见伊人在河边所见景物。这秋天清晨的河边,苍苍芦苇沾满了白霜的景象,给人以萧瑟冷落之感。即目所见,情景相谐,既有烘托环境气氛的作用,又有主人公凄婉感情的流露。下面才引出所寻之人,接下来反复叙写悠长、艰难、曲折的追求过程,而伊人始终欲藏还露、处在若有若无之中。主人公热切追求与失望惆怅相交织的心情真切可感。全诗采用章节复沓的形式,反复摅写“可见不可求”的企慕深情,但在重章复沓中景物有变化,感情也有发展,富于变化而不呆滞。诗篇语言朴质而有韵味,结构整齐匀称,极富音乐性的回环之美。全诗情景交融,意境朦胧,极富想象空间与浪漫意味,不仅在《秦风》中高超远举,翛然自异,别具一格,就是在整部《诗经》中也极少见。

此外还有不少表现女子婚姻不幸的哀歌。这类作品以浓郁的哀

伤情调，描述了沉痛的婚恋悲剧。《邶风·谷风》和《卫风·氓》是弃妇诗的代表作。《谷风》是弃妇自叙其悲怨之情。一章先论夫妇常理，强调夫妇应“黾勉同心”“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二章言见弃，表明被弃而“行道迟迟，中心有违”，指出男方又“宴尔新昏，如兄如弟”。三章推断自己被弃的原因，在色衰而在德失。四章自述勤劳，善于治家，譬如过河，深则“方之舟之”，浅则“泳之游之”，且能济人之急，“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以明无可弃之理。五章指斥丈夫只念劳于贫困之时，而相弃于安乐之后。自叙“昔育恐育鞠，及尔颠覆”，指斥丈夫在我“既生既育”的今天，竟“比予于毒”、“不我能（宁）惄，反以我为雠”。六章念及“我有旨蓄，亦以御冬”的琐细事和丈夫只是“以我御穷”，对我“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以及因“宴尔新昏”而厌弃我的种种恶行，愈觉可伤。但一念及曾是恩爱夫妻的旧情，女诗人以“不念昔者，伊余来墮”（从前的种种你都忘了，你我还不是好过一场）作结，含蓄地表达“维我是爱”的心意，力求以旧情动之。于此，既可见弃妇的善良痴情，更可见其故夫的粗暴冷酷和喜新厌旧。《氓》也是弃妇所作，自叙其从恋爱、结婚、受虐到被弃的全过程，诉说她的不幸的婚姻，倾诉了她悔恨的心情，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这两首弃妇诗，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在男女不平等的夫权社会下的悲惨命运。

《诗经》开我国爱情诗之先河。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犹如一条纵线，差不多贯穿了我国历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从屈原的纯是性灵语，实为缠绵凄婉的恋歌的《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等篇到《有所思》、《上邪》、《上山采蘼芜》、《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等两汉乐府和古诗；从曹丕的《燕歌行》（其一）、曹植的《七哀》、张华的《情诗》、谢朓的《江上曲》、沈约的《夜夜曲》到乔知之的《定情篇》、陈子昂的《月夜有怀》、李白的《长干行》、杜甫的《新婚别》、白居易的《长恨歌》；从柳永的《雨霖铃》、苏轼的《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秦观的《鹊桥仙》、李清照的《醉花阴 九日》、陆游的《沈园》到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破幽梦·孤雁汉宫秋》、贯云石的《[中吕]

红绣鞋》、梁辰鱼的《浣纱记》、汤显祖的《牡丹亭》、吴伟业的《圆圆曲》、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直到现当代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舒婷的《致橡树》等等，无一不是《诗经》这一主题的传承与弘扬。

《诗经》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战争和徭役的作品。这类作品有的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以大雅的《江汉》、《常武》，小雅的《出车》、《六月》、《采芑》为代表。与前者不同的另一部分战争诗，大都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来写他们的遭遇和想法，着重从保家卫国和思念家乡的两方面来表现主题。如：小雅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黄》，《豳风》的《破斧》、《东山》，《邶风》的《击鼓》，《卫风》的《伯兮》等。教材中的《采薇》系出征猃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赋。诗的感情很复杂。前三章，反复咏唱：“曰归曰归”，表现了不可遏止的思乡之情。但士兵们也十分清楚之所以“靡室靡家”久戍不归是“猃狁之故”。四五两章反复渲染战马高大、训练有素，士兵们作战的勇气和戍边生活的紧张，充分表现了士兵对自己的部队的自豪感。最后一章写战争结束回归故里的行役之苦和内心的无限哀伤。“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千古不朽的名句。后世多以折柳相赠表惜别之情，诗中的“杨柳依依”，作为送别、离别意象，具有强大的永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另外《鄘风·载驰》，是一篇相传由许穆夫人所作的洋溢着爱国激情的抒情诗。《王风·黍离》则描写了故国之思。二者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

《诗经》中的徭役诗大多表达了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和厌倦。除此之外，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和《王风·君子于役》都描写了思妇对在外丈夫的思念，渗透着无尽的相思和悲哀。

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如大雅的《民劳》、《板》、《荡》，小雅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等，反映了周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大雅的怨刺诗，大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作者，针砭时弊，情绪愤激，但讽刺有一定的节制，带有更多的规谏之意；小雅中怨

刺诗的作者，没有大雅作者身份地位高，他们虽然也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在等级社会中却处于较低的甚或受压抑的地位。因此，小雅中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国风中也有一部分怨刺诗辛辣犀利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如魏风中著名的《伐檀》和《硕鼠》分别对无功受禄者和贪残者进行了抨击。《陈风·株林》讽刺了陈灵公的可耻丑行。

《诗经》中有一些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豳风·七月》是直接反映周人农业生产生活的作品，是最早的现实主义田园诗，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诗经》农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此诗以风诗中最长的篇幅叙述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并记载了当时的农业知识和生产经验。全诗以时令为序，顺应农事活动的季节性，把风俗景物和农夫生活结合起来，全面深刻、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西周农人的生活状况。其他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作品，是耕种籍田，春夏祈谷、秋冬祭时的祭祀乐歌。

上古祭祀活动盛行，我国古代也特别重视祭祀，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诗经》中的祭祖颂歌和史诗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大多以祭祀、歌颂祖先为主，或叙述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或赞颂先公先王的德业，总之是歌功颂德之作。但这些作品也有其历史和文学价值。大雅中的《生民》、《公刘》、《懿》、《皇矣》、《大明》五篇就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产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叙述姜嫄祷神求子，后踏了神的脚印而孕，生下后稷，不敢养育，把他丢弃，后稷却历难不死：“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吁，厥声载路。”后稷的诞生充满了神话色彩和人类童年的纯真气质。而后稷长大后发明了农业，成为周民族的始祖和农业之神。这首带有神话和传说色彩的诗歌，反映了周民族的发生观念和历史观念，以及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

《诗经》中还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主要内容的燕飨诗，更多

地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和谐。产生于西周初期的燕飨诗，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如《小雅·鹿鸣》就是天子宴群臣嘉宾之诗，后来也被用于贵族宴会宾客。总体说来，这类诗作反映了周代农业宗法制社会礼乐文化的兴盛，而艺术价值相对不高。

《诗经》的内容远不止于此，其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

《诗经》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这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赋就是铺陈直叙，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兴则是触物兴词，大多在诗歌发端。《诗经》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其中运用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又常常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首先，《诗经》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方向。除少数叙事的史诗外，《诗经》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其次，《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此外，《诗经》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也为后世诗人继承发扬。总之，《诗经》不愧为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老子与《道德经》

杨建波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道家学派是以先秦老子、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道家之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指要》，司马谈称老庄学派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道家思想后来演变成黄老之学，再演化为道教。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除了留下一篇五千言的《道德经》外，其他见之于正史的资料极少。《史记》上有老子一百多字的老子传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之久，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苦县，春秋楚置，原属陈国，楚灭陈之后属楚。古苦县故城在今河南省鹿邑县东十里，地近今安徽省亳县。守藏室之史，即图书馆或历史档案馆的史官。根据《史记》这则记载，老子作《道德经》是应尹喜之邀，作完后便“莫知其所终”。“莫知其所终”这神秘的一笔为后人神化老子作了铺垫。最早将老子写成神仙的是西汉刘向的《列仙传》，言老子西去流沙化胡（化佛），之后老子就以神仙的面目不断在其他神仙传记里出现。东汉道教创立老子便正式被奉为教主。其实老子是哲学家，不是宗教家，也未创立宗教，与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一开始就是宗教家，创立佛教不同。老子的《道德经》是学术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

《道德经》共八十一章，很明显是取九九归一的理念。有学者说：“老子之伟大在于《道德经》之伟大，《道德经》之伟大则在于它以短短五千言而让后人以实在说不清有多少万言的文字去诠释它，而且永远地言犹未尽。《道德经》没有西方古典哲学的那种逻辑的严密和语

言的思辨；没有同为东方古典哲学的佛学那种有身临其境的虚幻和浪漫；也不似同为国学经典的儒学那么现实实用和直截了当。它是以一种独特的思维所做的独特的哲学表达，它‘大似不肖’。”^①老子所言的“道德”，与现代汉语中的道德不同，“道”与“德”是两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道”，概言之，指事物运动变化所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或万物的本体；“德”，一为事物从“道”所得来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二为对于“道”的认识修养有得于己，与“得”意义相近。“道”是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德经》的核心，“道”应该具有以下的性质：

1. 道是宇宙的本体。教材上选的“道可道，非常道”是《道德经》的第一章。这一章是老子哲学体系的总纲。我们先要讨论的是这一章的头两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于这两句学者们历来看法不尽相同，焦点在于如何理解“道”与“名”这两个概念。有的认为：“可道”之“道”是“言说”的意思，“可名”之“名”是“称呼”的意思。如此，此两句意即：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述的，就不是“永恒”的“道”；能够叫得出名字称谓的，就不是永恒的“名”。还有的认为：“可道”，是指通常的一般人所说的道，“可名”，即通常一般人所说的名。老子论述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道”和“名”，而是“常道”和“常名”，即“自然之道”与“自然之名”。如此，这两句大意为：“大道”是可以言说的，但一般人所谓的道，并非我所要阐述的自然之道，“名”是可以用的，但一般人所称之名，并非自然之名。老子有助于对第一章的理解：“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德经》二十五章）这一章说了“道”的几个特性：“道”自本自根，是“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的宇宙本体；“道”“寂兮寥兮”，是无声无息无形无象的；“道”“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是运动着的和永恒的。这个“先天地生”的“可以为天下母”的“道”，即“有物混成”的“物”，是没有名字的，如果定要用一个字来称呼它，姑且就叫做“道”。可见第一章中的

^① 陈忠《道德经译评》，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

“道”、“名”不是寻常意义上的“道”和“名”，而是老子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之“道”、之“名”。下面再来讨论“无”与“有”的问题。“无”与“有”是就宇宙的本体而言的。将第一章与第二十五章结合起来看，可知“道”即“无”、即“有”，即“天地之始”、“万物之母”。“无”是说“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道德经》十四章）“寂兮寥兮”（二十五章）“惟恍惟惚”（二十一章）“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十四章），是超感觉超经验的；“有”是说“道”包容万物，无处不在，“周行而不殆”，独立而长存，永远不会消失，宇宙中的一切始终都在它的规律之中运行。用“常无”和“常有”的概念去领悟“道”，就可以懂得它既无形无迹又无所不在。“无”和“有”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是“道”的两个方面，两个名称。而“无”和“有”又都可以叫做“玄”。玄，远也。“无”和“有”就是远而又远的物质世界的老祖母。那么“道”到底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物质又非物质，是精神又非精神，说它是一种存在的境界也许更合适。

2. 道是自然无为的。老子并没有把“道”人格化或神化。虽然“道”是万物的本原，然而“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万物归焉而不为主。”（三十四章）这就是说，“道”衍生了万物，却并非万物的主宰。万物的生长都是顺其本性，任其自然，“道”无须对万物进行制约和控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天地人都以“道”为法则，“道”则纯任自然。可见，道“即”自然，既是自然的本质，又是自然的现象。由于“道”纯任自然，故“道”是“无为”的。但是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成，都是“道”的产物，故“道”又是“无不为”的。这就是老子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无为”是老子的政治哲学、治国之道，而自然哲学是他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道德经》八十一章，就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讲的政治，讲的君王的“南面之术”，以为道家不讲政治，实在是一种误解。“为”有两种，一种是遵循顺应自然规律的“为”，一种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为”。“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能单凭主观意愿违背事物自然规律的乱为、瞎为。“无为而治”一语不是出自于老子，而是出自于孔子。《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